

郑板桥说，兰竹画，人人所为，不得好。梅花，举世所不为，更不得好。怎样在这些历代画梅大家的基础上做出突破，画出创新意味，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，也考验着画家的真功夫和创造力。

走进展厅，细细品味陈家泠先生笔下梅花的形态和笔触，确实和历史上留下的梅花传统名作不同。传统绘画中的咏梅之作多为长条幅的局限，而陈家泠先生创作的是大尺幅横构图，在梅花的构图和造型上大胆突破了传统国画的画法。这一系列的画和书法都是240厘米长，70厘米宽。梅花本来是竖着长，他却让它们横着绽放；梅花本来是一朵朵，他却让它们一片片。一眼望去，是一片片的梅花花海，不是孤零零的梅花花朵，和历代画家笔下的梅花多为清冷不同，陈家泠先生的梅花于寒冷天地间，似有一股温馨气意。陈先生画梅，独辟蹊径，删繁就简，去粗取精，灵秀飘逸，有恩师陆俨少的笔锋，也有向清代海派画家虚谷致敬的笔触。他吸取了陆俨少的画梅方法，梅花的主干、枝条和花瓣都各有画法，用笔笔法全然不同，梅树枝干多用笔浓重，体现出老树盘根的苍劲古朴，欹侧蟠曲，而枝条却喜用长线条，直笔为多，显得新枝挥洒自如，明朗轻快，而枝头的梅花，更是陈先生让人意外的新意之处。

陈家泠先生打破了传统的藩篱，将梅花抽象化、印象化，融入西方表现主义的形式感，使观众在视觉上对梅有新的审美感知。传统的梅花大多为一簇簇或一朵朵，枝杈之间有距离，较少见到满眼都是连成一片的花海，陈先生却敢用这抽象

右图：2023年2月18日，陈家泠在北京荣宝斋举办《咏梅》书画作品展。图为展览现场（局部）。  
摄影 / 许根顺



化的排列方式，将单朵的梅花构图成连绵不断的花海，使人在视觉上有一种崭新的冲击力，有强烈的现代感。这种构图有浓烈的海派艺术的特征，时尚新颖，引领潮流，不落窠臼。

陈家泠先生在梅的枝条画法上，也有着重要的创新。他将书法的线条运用到绘画中，笔下的线条多有篆、草笔意，梅树线条多见修长、飘逸和舒展姿态，用笔头下笔，一分笔入画，行笔时对毛笔有极强的控制力，不滞不涩，一笔下去，毫不犹豫，当机立断。毛笔有弹性，宣纸会吸墨，墨滴到宣纸上会化开，这三种材料本身的特点，既赋予了艺术家创作时很大的自由度，也考验着艺术家对笔墨微妙而随机的掌控力。

任何一种艺术，到最后考验的都是控制力和想象力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如果只有控制力而没有想象力，则成了技艺，走向匠气；反之，只有想象力，而缺乏控制力，则成了街头的随意涂鸦，难以入方家的法眼。两者兼擅兼通，才是艺术家中的翘楚。

陈家泠先生在中国传统的笔墨功夫上，有极强的控制力，而在想象力上，他吸收了西方印象派、抽

象派的审美和思维，对中国画进行了大胆的创新，洋为中用，西为东用，除了在梅花的构图和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国画的画法之外，在梅花花朵的画法上也有着独特的创新。他从西方摄影技术中得到启发，将梅花的花瓣分层，重叠覆盖，层层敷色，营造出一种叠影梦幻的朦胧诗意感。朵朵梅花在他笔下不仅没有被严寒的朔风所吹折，反而开得那么娇艳，那么轻盈，那么恬淡，那么天真，好似这冰天雪地并无可怕可惧之处，这冬天也并没有那么冷，那么灰暗，那么难熬。不然，为什么这些天地间最娇嫩的小精灵，梅花的花朵，开得那么娇俏，那么自在？

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寂寥下，在抬头四顾无人烟的苍茫中，在让人发乱身颤无法站立的寒风中，蓦然地一个瞬间，看见几点梅花，天寒地冻间，万物都已萎顿，虫兽纷纷入洞过冬，百花也已凋谢避寒，这天真的梅花，却独自绽放在枝桠上。端端看那梅花，花瓣儿如蝉翼单薄，花骨朵似豌豆娇小，并不比牡丹花瓣更加繁盛，也不及玉兰花瓣那么厚实，按理说，北风一吹就会掉落，雨雪一打就会折残，可是它们却敢向天地争一线生机，它们就这样毫不畏惧地开了，没有前思